

懺雲老和尚講述



八大人覺經開題略說

懺雲



懺雲老和尚講述

八大人覺經開題略說

懺雲



序 文

《八大人覺經》者，西土聖賢所集，後漢沙門安世高法師譯。言簡意賅，至要至妙。凡佛弟子，常應誦念。譯略提是經五重玄義：一、釋名——以能說所說人法為名。二、顯體——本覺法身，實相為體。三、明宗——以覺悟聖道，進趣菩提，速登正覺為宗。以八大人覺，趣證菩提，永斷生死，常住快樂為趣。四、普濟一切，悉以大樂為用。五、判教——大乘方等生酥為教相也。（釋錄《八大人覺經表解》）

《八大人覺經開題略說》、《乘法身船，至涅槃岸》、《八大人覺經述義》、《八大人覺經旨要開示》者，乃懺公老和尚應寒暑假大專學生齋戒學會所講述，而經蓮音諸位弟子，辛苦整理校正，付梓而流通者也。

懺雲老和尚，公元一九一五年誕生於安東。二十四歲皈依佛門。三十歲出家，法名成空。嘗親近慈舟大師、倭虛大師等法門龍象。旋因時局動盪，移錫臺寧，先在南北各地參方，後至埔里觀音山、台中太平鄉山間搭



蓋印私茅蓬，以靜修用功為主。公元一九六一年代初期，至水里開山，闢建蓮因寺。嗣後，以大專學生上山求法之因緣，始辦寒暑假大專學生齊戒學舍。提倡山林道場叢林生活。著重五堂功課，強調解行並重，鼓勵三學增上，三十餘年寒暑無間。由此培養正信青年無數，道風遠播。老和尚精通教理，深契禪旨。所謂性相兼通，宗教並徹是也。又能嚴淨毘尼，威儀感人。信願念佛，行歸淨土。曾主持佛七百餘次，所有開示，稱性發揮。公元二〇〇九年曲辰曆二月十一日圓寂於蓮因寺丈室。（以上採錄自「懺雲老和尚簡介」）

綜觀是經要義：初覺發出離心，破見惑。次覺破思惑。以上總破我執。次發菩提心，廣修六度，進破法執。第六覺修布施度、修禪度。第七覺修持戒度、忍辱度。第四覺修精進度、禪定度。第三覺、第五覺修般若度、修慧。第七覺之持戒度、忍辱度，可攝歸修福。第四覺之精進度、禪定度

，則兼通福慧二分。如是福慧修圓滿，則為「乘法身船，至涅槃岸」也。

又者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反聞聞自性，修成者是「乘法身船，至涅槃岸」。《圓覺經》之四離：離境、離心、離離、遺遺，亦復如是。又配對儒家：「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即是「乘法身船」；而明德即是「至涅槃岸」也。老和尚於其中，皆有所發揮。而在講述中，不乏有趣公案，深契時機，應病與藥，獲益良深也。蓮音和尚尼，徵序於余，余不善為文，然辭之又不善，於是允諾之。藉此因緣，先觀為快，福報非淺也。是為序。

公元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私淑弟子釋果清敬序於
正覺精舍彌陀關房



目錄

序文

為佛弟子，常於晝夜，至心誦念八大人覺。……………五四

第一覺悟：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

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是惡源，形為罪藪；

如是觀察，漸離生死。……………六一

第二覺知：多欲為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

身心自在。……………六七



第三覺知：心無厭足，惟得多求，增長罪惡；菩薩不爾，

常念知足，安貧守道，惟慧是業。……………六九

第四覺知：懈怠墜落；常行精進，破煩惱惡，摧伏四魔，

出陰界獄。……………七一

第五覺悟：愚癡生死；菩薩常念，廣學多聞，增長智慧，

成就辯才，教化一切，悉以大樂。……………七五

第六覺知：貧苦多怨，橫結惡緣；菩薩布施，等念怨親，

不念舊惡，不憎惡人。……………七八

第七覺悟：五欲過患；雖為俗人，不染世樂，常念三衣、

瓦鉢法器，志願出家，守道清白，梵行高遠，



慈悲一切。……………九二

第八覺知：生死熾然，苦惱無量；發大乘心，普濟一切，

願代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畢竟大樂。……………九四

如此八事，乃是諸佛菩薩大人之所覺悟，精進行道，

慈悲修慧，乘法身船至涅槃岸，復還生死，度脫眾生，

以前八事，開導一切，令諸眾生覺生死苦，捨離五欲，

修心聖道。……………九六

若佛弟子誦此八事，於念念中，滅無量罪。進趣菩提，

速登正覺。永斷生死，常住快樂。……………一〇〇

後記



八大人覺經開題略說

懺雲老和尚講於七十九年寒假齋戒學會

《八大人覺經》也可以說《佛說八大人覺經》，就像《佛說阿彌陀經》，普通也可以但說《阿彌陀經》。《佛說八大人覺經》，釋迦牟尼佛說的八種諸佛菩薩大人所覺悟的一本經，名為《八大人覺經》。

先解釋經題，「佛說」的「說」怎麼說呢？因緣會合，



佛就說法；因緣別離，佛就入涅槃。因緣會合，眾生善根淳厚，要接受佛法，佛觀察眾生可度，佛就歡喜。所以「佛說」的「說」，就是「悅所懷也」，內心喜悅，要為眾生說法。「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就是「悅」，禪悅的「悅」，內心歡喜。

「佛」是釋迦牟尼佛。諸佛都能自覺，又能覺他，覺行圓滿，才稱作佛。自覺，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諸佛都能明白自己具足德性，佛法的名相叫「性德」；依著自性本具的德去修行，叫「修德」；性德本具，修德圓滿，稱作佛。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是自性本具的光明德性。雖然自性本具，可是無始劫來的無明煩惱塵垢，明德就不光明了。神秀大師說：「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我們心鏡上的塵埃太厚了，一層又一層，太骯髒了，時時勤拂拭，拂拭到清淨光明了，光明的德性就顯明出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這是自覺。

自覺之後，自然願意度眾生。聽到佛法好，自然想和母親說、和父親說、和兄弟姊妹講。我還沒出家那時候，信佛感覺佛法太好了，就想度父母兄弟姊妹，尤其是祖母。我對祖母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祖



母問：「真的嗎？」我說：「真的啦！真的才和阿嬤說。」

「嗯！」老祖母聽了歡喜。我說：「念佛就能去。」「嗯！我也要去。」我度化祖母最有緣、最快。祖母以前吃葷，說：「豬羊是人間一道菜，但是老牛很可憐，你把牠殺死，吃牛肉不好，不仁義。牠一生給人家耕田，最後給牠一刀，吃牠的肉，太殘忍。」祖母在五十幾歲到親戚家，回來在殺牛場看見殺牛，老祖母從那就不吃牛肉。我就勸老祖母：「既然不吃牛肉，那豬羊雞鴨都不可以吃。」老祖母的見解——豬羊是人間一道菜。我說：「不是的，要說豬羊是人間一道菜，牛也是人間一道菜，雞鴨也是人間一道菜，都可以作



一道菜；你說牛可憐，豬羊雞鴨也很可憐，都不能吃。」老祖母一聽：「真的？」「真的啦！真的才和阿嬤講。」不久，老祖母吃素了，不吃豬肉、羊肉、雞肉、鴨肉。我勸，老祖母就接受。

我和俗家哥哥講，勸了兩個鐘頭以後，他說：「你那本書多少錢？」我說：「四角而已！」那時候錢很貴，值四毛錢。哥哥以為人家賺錢，我傻瓜買來了，看了就迷了，勸哥哥再信。哥哥就說：「哼！你那本書是人家賺你錢，騙你的，你還跟我說。假的！」我一聽，心裡涼半截！我講了半天，這麼高興為他講，他說我被人家騙了，拿這本書講給他



聽。現在回憶起來，祖母和哥哥的根機就是不同，祖母比較接近佛法，哥哥不接近佛法，大好的佛法，他以為是人家在賺錢。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佛雖然是一音說法，眾生隨著各個種類不同，善根深厚不同，了解就不同。在周朝的時候，孔子說《禮記》、《易經》，以至於孔孟說「四書」，那時候說普度眾生，一般人都不知道，什麼叫眾生？要是說「親民」，要度化民眾，這個可以接受。要說普度眾生，雞鴨也可以度嗎？雞鴨是人間一道菜。他不知道眾生都能成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生佛平等，所以就說

四書：四子書

論語（孔子）

大學（曾子）

中庸（子思）

孟子（孟子）



大學：大人之學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還不能說普度眾生，那時候的人們根機不夠，接受不了，但可以說「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在明明德」是自覺；「在親民」是覺他。「親民」也是「新民」，親民為了什麼？教民自新；要想新民，必須要親民。親民為了什麼？為了度眾生。自覺——明明德；覺他——親民、新民；自覺的行、覺他的行，覺到至高至上、至極圓滿，就是「止於至善」。學佛就是如此，自然要自覺、覺他，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至於「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明德」，是光明的德



性修一對

智斷一對

斷德

智德

性，也是明智的德性，人人都有這個德性，自性本具種種的德性，叫做「性德」；性德雖然本具，沒有「修德」，性德不能開顯，就要去修。普通說有這兩種德：性德、修德。還有兩種德：種種的習氣、無明煩惱都應當斷，能把無明煩惱、種種惡習氣都斷，叫做「斷德」；要想有斷德，一定要有「智德」，有智慧，無明煩惱、惡習氣才能一刀兩斷。所以又有兩種德：智德和斷德。

還有，明德是性德，性德具足四種德。自利利他，叫做德，依據這個理，自利利他，行之於事，得之於心，叫做德。性德具足什麼德呢？常、樂、我、淨，這四種德。世間



一切都是無常，無常就苦惱，無常就空，景物依然，人事全非！不但是故鄉，連我最初來臺灣，在高雄縣阿蓮鄉光德寺掛單，當時那些人現在都沒有了，連我介紹去的靜念法師也故去了，老和尚沒有了，老和尚的徒弟比我年歲還小，也沒有了。景物依然，人事全非，世間就是無常。要講常，我四十年前念佛的心，和現在念佛的心一樣，念佛的心是「常」。

孟子

君子有三樂

而王天下不與

存焉

我也很歡喜念佛，一邊念佛再拜佛，感覺心裡很歡喜——「樂」。孟子有三樂，「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這是一樂也。常常拜佛，常常求懺悔，常常就有禪悅法喜，常



樂。歷代祖師住山住洞、佛門弟子自度度他，都有樂，這種樂是從內心中來的。世間的樂不然，住好房子，穿好衣服，吃好東西，熊掌、豬蹄子、豬舌頭、豬耳朵都能吃，世人以為樂，這種樂是從外來的，失去了就不樂，這不是實在的樂，好比男女做朋友，一打翻了就不樂了。內心修善、作善事，自度度他，這種樂是常樂，不是由外境來的，是從內心顯的，常樂，這是真樂，這是真我。

世間，忽然兩人好，忽然兩人惱，忽然殺人了，被抓起來，最後要處刑，這時候懊惱，後悔不及，這就苦了，就不樂，這不是真我，是假我，令人起惑造罪受苦，真我不如

此。幾年前，美國抓到一個間諜，他在美國、中共、臺灣三者之間周旋，這三方對他都很好，以後知道他並不是如此，捉起來關在監獄裡。這個人很聰明、很機巧，在監獄住不太久，他就自殺了。在監獄裡沒辦法自殺，想死都不能死，他怎麼死？有人給他塑膠袋包的東西，他把塑膠袋套在頭上，窒息而死。他能在三者之間周轉，之後被抓到了，不能死，他也能死，因緣果報，自作自受，我們深信不疑。在三者之間周轉那個我，是假我；被抓著了，那也是假我。三者都給他金條，都給他鈔票，都給他好處，他以為這是我。最後，一般人不能自殺的，他能想法自殺，用塑膠袋套頭。所以，



常樂我淨的我，一定要不生不滅的心，一念萬年的心，光明照耀、靈明不昧，那才是真正的我。

世間五欲種種，佛說都是不淨的、骯髒。要是沒有五欲，以至於「照見五蘊皆空」，這是清淨的。我聽虛雲老和尚的侍者說，聞虛雲老和尚的布襪，沒有臭味，不像一般人，尤其夏天，腳丫子很臭，穿的襪子也臭。我想廣欽老和尚也是，我感覺這位老人家很清淨，你在他旁邊走，沒聞著汗水味或骯髒的味氣，因為真如自性常樂我淨，由那個心所發揮的，都是清淨的。「生滅既滅，寂滅現前」的意境，就是涅槃，涅槃具足這四種德——常樂我淨，叫做涅槃四德。



總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這個「明德」從哪來呢？是不是天公給我們的？「天命之謂性」，是上天命令給我們一個心性？那麼上天是誰？從哪來？要是不明白佛法道理的人，「天命之謂性」，開口就說是上天給我們人間的，其實沒有這種道理。這個「天」怎麼解釋？是天然本具的；不是父母所生而有的；也不是上天給的、主造的；也不是沒有因緣就這麼生，土生土長，將來還入土。「天命之謂性」，佛說是天然本具、靈明不昧的心，這叫做心性；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的心，那不是心性。譬如小孩過年和爸爸媽媽要手錶，爸媽不給，嘴噘得很長，能掛油瓶；要是給了，



歡喜得不得了。這個手錶並不是真正可以歡喜的，有手錶就歡喜；手錶丟了、壞了，就不歡喜了。而天然本具靈明不昧的心性，「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心」的心性，這是真常的、是光明的、是清淨的。

當年，蕭武桐老師在政大讀書，做社團的社長，要給同學講佛法，問我：佛法講人生，和外道講的人生，不同在哪？我說：佛法講的人生，根本是「天命之謂性」——天然本具靈明不昧的心性，也叫做佛性，能成佛。而外道講主造的，或是父母生了才有我們。那麼主從哪來？父母從哪來？追根究底，追究不出來，還是佛說得對，是天然本具的。

《中庸》

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



心性不生不滅、清淨本然，隨這個心性——「率性之謂道」。《大乘起信論》說：心性沒有吝嗇、慳貪，就隨順心性修布施波羅蜜；心性沒有殺盜婬妄種種毀犯的心理，就隨順修持戒波羅蜜；心性沒有瞋心，如天而然，逍遙自在，就隨順修忍辱波羅蜜；心中本來沒有懈怠，就修精進波羅蜜；心中本來是安定不散亂的，就修禪定波羅蜜；心中本來是理智的，沒有無明迷惑顛倒，就修般若波羅蜜。這是《大乘起信論》馬鳴菩薩講的，隨著心性而修六波羅蜜；而《中庸》講「率性之謂道」。心性本來是常樂我淨，具有光明的德性，隨著心性修行，這是了生脫死之道，圓證菩提之道——



「率性之謂道」。

佛道往哪找？就在自己心中。在心中找，要隨順「天命之謂性」的性，「率性之謂道」的道，不是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心。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心，那不是道，那是顛倒，要隨順內心自性——「率性之謂道」。看見父母心中不歡喜，總是安慰父母，欲令父母歡喜；看見眾生受苦，都想解救他；好好讀書、好好念佛、好好修行，這都是「率性之謂道」。

《中庸》第一句「天命之謂性」是本具的；第二句隨著本具的自性、心性修行，是人生的康莊大道，這是佛道——自覺覺他的道——「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怎麼修行？佛說《八大人覺經》，佛說三藏十二部經。自覺覺他的道怎麼修？佛就有言教，佛要說法。佛成佛的時候，說眾生本來都是佛，不必我再說法，要入涅槃。大梵天王就說：雖然是眾生都能成佛，您老人家要不說，眾生不知道，還在無明大夢中，夢中作夢，還是求佛陀慈悲說法，佛這才開始說法，「修道之謂教」。佛的教法就是佛的言教，記載下來就是貝葉佛經——「修道之謂教」。佛為什麼說法？就是教我們怎麼修，「修道之謂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修道這個道，不可剎那離

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



可離非道也

開本心，「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這是佛道基本修行的方法。「道也者，不可以須臾離也」，打佛七，就是一句跟一句，能得念佛三昧。參禪，念茲在茲，心就觀照在無生的心，觀照久了，破了本參，豁然大悟，這也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須臾」就是極短的時間，剎那不要離。念念念佛，打成一片。哪一宗都需要「不可須臾離也」，一個妄想就打斷了，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可離就不是佛道。

是故君子

戒慎乎其所不睹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其所不睹」就是別人



恐懼乎其所不聞
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
故君子慎其獨也

看不見我們的這一念心，「戒慎乎其所不睹」，要慎重別人看不見的——我們這一念心，自己知道，要戒，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普門品》中說：「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怨賊，有一商主，將諸商人，齎持重寶，經過險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要是念觀世音菩薩，都反聞聞自性，迴光返照，三千大千國土所有夜叉、羅刹、怨家都不能惹我們，要緊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接著是「恐懼乎其所不聞」，怕人家聽不著的，自己內心唱戲，以為人家不睹、不聞，可是「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再能隱藏，也隱藏不了，人家都能看見，所謂「誠於中，形於外」、「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人間耳語，趴在耳朵講兩句話，天上聽聞像雷那麼大的聲音，心中有一物現出來，人家馬上能知道。譬如法達法師見六祖，見了六祖頂禮，頭不點地。六祖說：「你向我頂禮，頭不點地，你心中必有一物，你怎麼修行？」他說：「我閱《法華經》三千部，我閱這麼多《法華經》。」《法華經》一天閱一部都閱不完，他能閱三千部。六祖說：「我說你頭不點地，你心中有一物，你閱《法華經》嘛！」所以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微」就是剎那一動念，微細才生這一念，「隱」是自己內心唱戲，以為別人看不見、聽不見，我心中所想的，可是隱藏不了，人家都能看得見。才有剎那一念，我們以為很微細，可是最顯明。因此，自己內心獨自知道，別人不睹、不聞的，要從這地方下手謹慎，這是修行下手的基本功夫。

這是指出來人心，「天命之謂性」，天然本具的；不是主造的，不是父母生的，不是沒有因緣就這麼生了死、死了生的；是天然本具有這個心性，修行就隨順這個性去修，這是菩提道。要想修行，得要看經、看書，「修道之謂教」。



要看佛的經，就是佛的言教，乃至孔子的書，也和佛經相通。按佛法看，孔孟老莊都是佛法。要講修行，「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一離就非道，祖師呵斥：「一時不在，如同死人」。剎那不在，走路說是活鬼拖死屍。剎那不在，就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可須臾離也」很重要，可離都是妄想，不是佛道，「可離非道也」。如此，落著在這一念微細的心，再究其極，就是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心經》說「是諸法空相」，空的心理現象——「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就在這下功夫、用心。



下功夫用心有時候很難，佛就說：你觀這一念無生、這一念禪旨，很難觀、很難參，你就念阿彌陀佛好了。這一念阿彌陀佛——無量光明、無量壽命，就是眾生的自性，也叫做「自性彌陀」，成就的是西方極樂世界的彌陀，以自性彌陀念西方彌陀，念自他不二的彌陀，你就好好念，常常在這裡慎重下功夫。要是研究佛法，參加齋戒學會，這是「道問學」；要是打佛七，就是「尊德性」，在解行兩門下這功夫才好。《中庸》這一段文，就像「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意思一樣，很簡要直截。

接著《中庸》又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喜

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





怒哀樂不外貪和瞋，喜和樂大抵都是貪，怒就是瞋，悲哀、情緒不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道第一義諦，保持清淨本然的中。「發而皆中節」，好比砍竹子，要往節上砍，砍中竹節，竹子容易斷。「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萬法唯識、三界唯心，都由「中」——心、自性所現。這個中，是森羅萬象、宇宙人生的根本，天下之大本，人人本具，個個不無。萬法唯識、三界唯心，都是從這現的三界、現的萬法，喜怒哀樂、離合悲歡，都是從這發的，本體是「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本體，就像鏡子的玻璃。鏡子要是用木頭做的、大理石做的，不那麼明亮，根本照不出來什麼，一定是玻璃刷上水銀，玻璃才是鏡子的本體。人人有片鏡子，譬如我用我心的本體觀照，有人在那聽經，看看有沒有打瞌睡？我要是看不到，就用望遠鏡，像鵝鑾鼻的燈塔一樣，照一照。我的心像鏡子，我依鏡子的本體觀照起用。怎麼起用？好比有位同學在那打瞌睡，我拍一下：「我講經，你在睡！」她一聽，馬上不敢睡了。喜怒哀樂要發，要中節。要是同學在那打瞌睡，我說：「丫頭仔子，醒醒吧！」她也不醒。我這麼一拍！不敢打瞌睡了，一字一句都聽好了，不錯！老和尚真慈



悲，發而皆中節，她也歡喜了。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保持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中觀論》的中，這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根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依這個中起喜怒哀樂，做到恰好處，這是天下的通衢大道，怎麼走都行。我最初來台灣，聽人講：「外省同胞來到臺灣，是絕路一條。」我一聽，就把它當作法語、格言一樣，就要謹慎，勤勉自強，努力往前做。我就想怎麼「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呢？我無論到任何地方、到哪個寺院掛單，我都讓他歡歡喜喜的。臨走，我也把屋子整理整齊。我最初住南部，



現在住中部，就是到北部弘法利生，我也極力「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我極力這麼做，通衢大道，南北都可以去。

每次在陰曆初一、十五禮祖，頂禮各宗歷代祖師，這時，我有個感想。我看印光大師，那性格很剛強，你稍稍有點不對，聽說他老人家就不客氣；虛雲老和尚就那麼安詳、緘默，你說的不契機，老人家根本不開眼。印光大師是陝西人，虛雲老和尚是湖南人，能海大師是四川人，慈舟大師是湖北人，倓虛大師是河北人。受戒壇上十師，還有剃度恩師、三皈五戒師。我的三皈師是因老法師，五戒師是修緣



老和尚。歷代祖師各省不同，我們怎麼都這麼虔誠拜呢？沒有分別本省、外省；北方、南方；河南、河北；山東、山西，我們都頂禮，世俗怎麼就有這些分別呢？優波離尊者是印度人，我們也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我們頂禮，都怕接不著佛的足，佛要能放光、夢中現身，滿懷歡喜。佛是印度人，我們怎麼就那麼恭敬呢？一則是我們必須以觀音菩薩的心腸，對待一切眾生，沒有分別。同時，我們一定要用佛的心，接受一切，也沒有分別。《金剛經》說：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沒有分別我是高山人，他是平地人；我是客家人，他是閩南人，沒有這種分別。佛性都是平等，



念佛念到一心，滿堂歡喜，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處在現世，我們雖然不能普徧宏揚佛法，令政治界、經濟界、教育界、軍政界，各界都接受佛法；可是，我以佛法的心處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比如我在美國有個念佛堂，鄰居有位老太太，建築的時候把她的磚碰壞了，她不滿意，我就和她聯繫，最後她很歡喜了，她說：「等著法師再來，我舉行茶會，招待法師。」我很感謝。處世為人，一定先將喜怒哀樂按著不發，保持不生不滅；依這個為本，發而皆中節，恰到好處，都是六度、六波羅蜜。「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





致中和

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

達道也」，有位青年來監工，他和鄰居這位美國老太太鬻扭，我怎麼教他也不聽，以後他走了，我自己和美國老太太相處，我一定使它和氣才好，這是天下的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能恪盡中和，達到中和，這時候天地得其位，能生育萬物，就像草木，春天杜鵑花、櫻花都開了，「萬物育焉」。佛門弟子一定要發這種心。這是按《中庸》第一章，講《佛說八大人覺經》的「佛」字。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求成佛道，這是我的目標。求成佛，難道就沒有富貴榮華嗎？修學佛法，又增福又增慧，並不是求成佛就辛苦了。皈依佛，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靜

靜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

兩足尊——福足、慧足，自然增加福報、增加理智。佛門弟子要止在哪？要追求什麼？求自利利他，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求成佛道。我們要是知道，止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上，止在無上正等正覺上，心裡就有定向，人生有決定的目標：「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有了定向的目標，心裡就不會鬧動、亂打妄想，心就能靜。心靜就沒有不安，安而後能慮，就有智慧。「慮而後能得」，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增福增慧。皈依佛，兩足尊，我一定多修福多修慧，修慧——聞思修三慧；修福——自利利他，在這下功夫。所以，「大學之



道」第二段：「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得增福又增慧。我們不能只是在佛前跪著求，要緊要多修，佛法處處要修福、修慧。《論語》說「事父母幾諫」，父母不聽勸，我們還是照料父母，久久感化父母；再是為父母懺悔，懺悔久了，父母信佛了，父母也接受我們的勸勉，一定在福慧上多進求。

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
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森羅萬象一切物都有它的理，不外是三諦的理。一切物都是因緣所生、因緣性空。因緣所生是俗諦；因緣性空是真諦；真俗不二是中諦。一切物，因緣性空，空到極處就是「大學之



明明德——本

親民——末

道，在明明德」的明德。自己明明德，再度化眾生、親民，令民眾都接受佛法，都能自新，都做新民。再是，知道自度、明明德是本；親民是末，有本有末。下手知道宇宙人生的目標是修福修慧——皈依佛，兩足尊；知道止於至善，我在這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修福又修慧，經三賢十地菩薩階位，福慧漸漸往前增，就是「能得」。李炳南居士在臺中，最初建設臺中蓮社，接著又建設慈光圖書館、慈光育幼院，建設好多機構。我也漸漸修，在蓮因寺建設，在臺北建設，在美國再建設，經三年、五年、十年，回憶這種種經過，都是依著佛法在明明德——自覺，在親民——覺他，止於至

明明德——自覺

親民——覺他

止於至善——覺行

圓滿



善——覺行圓滿，往前進修，漸漸增福又增慧，深信不疑。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要想明明德於天下，一定先治理自己的國家，要是不明此理，但知道平天下，都出來打天下，天下不就大亂嗎？要緊把光明的德性，顯明在天下，自度度他。所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一定有次第，國家都治理不好，怎能明明德於天下呢？國家不一定都那麼理想，可是我盡本份、我盡心，好比齋戒學會、佛七，我好好辦，這就是治國，一樣的道理。「先齊其家」，我先把蓮因寺治理好，隨緣盡份。雖然

欲治其國
先齊其家

是出家，蓮因寺是我出家的家，在這兒也需要父慈子孝、兄



齊家

修身

正心

誠意

致知

格物

格物理——三諦

格物欲——三觀

友弟恭；同時也要治理，就像花草樹木，我好好地培植澆水，長的野草也要拔除。要想治國一定先齊家，使家裡都整齊一致才好。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在正心，正心在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怎麼叫「致知」？怎麼叫「格物」？森羅萬象一切形形色色都是物，知道它是因緣所生，知道它因緣性空，知道緣生性空不二，這是格物。同時，格物的理，要明白物的理，就要格物的欲。格物的理，知道因緣所生、因緣性空，這是俗諦、真諦，真俗不二，二諦總持，三學增上；格物的欲，作空觀、假觀。「一切有為



法，如夢幻泡影」，這是空觀；假觀，隨緣盡份，沒有過與不及。所以，格物就是格一切境界，知道因緣所生、因緣性空，就修空觀、假觀。「致知」，作空觀，了知因緣性空，就是致知。假觀，知道因緣所生，也是致知。格物，是作空觀、假觀，乃至中觀；致知，是瞭解真諦、俗諦，乃至中諦，這是宇宙人生的大道理。

轉過來，「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論語》講：「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這是孔夫子說的。顏淵是孔子的大弟子，顏淵向孔子



問仁：仁是什麼？怎麼修呢？孔子說：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克制自己的我執，恢復自己本有的心性，叫做復禮。一日能克己復禮，天下都歸仁。為仁由自己，而不是動兵、動力量去打天下；而是克己復禮，一切唯心，心要是歸仁，天下就歸仁。

四勿：

- 非禮勿視
- 非禮勿聽
- 非禮勿言
- 非禮勿動
- 與金剛經
- 不住生心相通

這是總綱，怎麼下手呢？顏淵又請問其目，這條目怎樣一步一步往前進行呢？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就是不住色生心，不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和《金剛經》相通。顏淵馬上向孔子問訊作揖，說：「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說弟子不



敏，人很傻，可是您老人家說得太好了，我就依著您老人家的話去做：非禮勿視——不住色生心，非禮勿聽——不住聲生心，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前聖後聖、前佛後佛，講的理都是一致。

《八大人覺經》的「經」字，梵語是修多羅，原音 sūtras，翻譯作「線」。佛講的經，不是打機鋒幾句話，而是自始至終，有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有始有終，就像一條線，把佛的金言玉語貫穿起來，線能貫穿。

再是，經能收攝眾生，眾生士農工商，千差萬別，遇著佛法，大家一起念「南無阿彌陀佛」，「自皈依佛，當願眾



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自皈依法、自皈依僧，一齊皈依佛法，都是佛門弟子。用線兒穿起來，都是佛門弟子。

所以，經翻作線的意思，能把佛的金言玉語貫穿起來，自始至終。再是，能把眾生收攝都成為佛門弟子，將來都能圓成佛道。翻作「金剛線」、「彌陀線」，太不雅了，祖師說織布的線，南北叫做「經」，東西叫做「緯」，那麼「線」也可以翻作「經」，經也是布的線。

國學諸子百家都稱作「子」，唯獨儒家重要典籍稱作「經」，意思就是天經地義，不可變動。有人說要打倒孔家店，打倒孔老二，打倒了自己吃苦頭。孝悌忠信打倒了，

常一

更三世不易



兒子不孝順父母，弟弟不恭敬哥哥。如此，兒子的兒子也不孝順他，弟弟的弟弟也不恭敬他，下一輩的弟弟也不恭敬哥哥。生在一家，都是父子兄弟，都是有緣，而把孝悌忠信都打倒了，大家都吃苦頭。經就是天經地義，不能改的。按六道眾生，人間的組織，每家都有父母兄弟姊妹，一定講究修身、齊家。每家都孝悌忠信，社會就安定，國家就盛強，經濟富裕，一定是如此。日本、連亞洲四小龍，都是遵循孔孟儒家的思想，才能經濟這麼發達。韓國也是，韓戰從南打到北，從北打到南，一片瓦礫，滿地的荊棘，而戰後韓國復興這麼快，經濟相當繁榮，這也都是從儒家來的。



如此，我們但知道鄰邦堅定的作風可以學，可是我們不能數典忘祖，我還是姓張、姓趙、姓李，我不能姓田中、姓山下，我們要自立自強，還是尊崇孔孟思想。孔孟的思想，假如有國家作亂或是內部不安，另一個強盛的國家出兵，兵不血刃，不冤枉打死一個人，到這個國家平定反亂，並請出來有人做領袖，安撫民眾，一切安排好再撤兵。當年，日本人要是有這種精神幫中國，還是有因果，中國人還是感激他。他趁著中國軍閥戰亂，國家還沒有復興的時候，發兵佔領中國，他想十天或者最晚三個月要平定大陸。沒想到佔了南京、漢口、廣州，華北都佔了，再往前打，中國的國土太



廣大，人口太多，打不動了，軍力撤退到石油都沒有了，他還要和美國打。所以，日本人普通所作所為的精神，我們很欽佩，而太平洋戰爭，日本人為什麼戰敗呢？敗在道德上，他是侵略。所以，世間講「經」，天經地義，決定不錯，深信因緣果報，善有善的因緣果報，惡有惡的因緣果報。

「經」字的義理，一者、按著理說是常——「三世不易」，違背因果原則決定不行的，更三世而不易，過去、現在、未來都是如此。再者，按著事修，經者法也——「十方同遵」。走到天涯海角，要想了生脫死，一定依著經修，普十方而同遵。參禪也好，念佛也好，修觀也好，修密也好，修

法

普十方同遵



譯者

安世高大師

顯也好，一定要按照經來修行，才能了生脫死。《八大人覺經》的「經」字，義理就是如此。

翻譯《八大人覺經》的三藏法師，是安世高大師，像鳩摩羅什三藏翻譯經典，最後臨圓寂的時候說：我翻譯經典要是有錯誤，令我的舌頭隨全身都燒成灰。我翻譯經典要沒有錯誤，求三世諸佛加被，讓我的舌頭保留。圓寂後火化，果然舌頭沒有燒壞，證明鳩摩羅什三藏翻譯的經典決定不錯。《阿彌陀經》也是鳩摩羅什三藏翻譯的，不但中國的藏經有收藏，連日本的藏經也有《阿彌陀經》，以及《阿彌陀經》的注解。我們深信《阿彌陀經》是釋迦牟尼佛說的，羅什三





華嚴經云

信為道源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善根

藏圓寂之後，火化舌頭還保留的這一位三藏翻譯的，我們深信！決定不能說淨土法門無量光佛、無量壽佛是太陽神演變的，是印度婆羅門教演變的。信佛一定以信心奠定基礎，「信為道源功德母」，不能當作學術考據、研究，那就大錯特錯。

再是，信佛有很多靈感，像安世高大師，記載他到廣州還命債，這都是實在的事，或者是佛陀放光現瑞種種，都是真實的。研究佛學，不能說這沒有考據，沒有實際的證明，不加入佛教史，或者不當作真正的佛法研究。智者大師誦《法華經》還看見靈山一會，儼然不散。一般現在的新潮

流，研究經典的人，所有的靈感，他帶著考據，收在疑惑部。再是，蓮池大師說，過去作《唯識研究》的周叔迦居士也說，說《楞嚴經》道理講到那種微細真誠、懇切實際；和《梵網菩薩戒》、《大乘起信論》，這經律論說到那種程度，就是佛說的，不必再怎麼考據，要深信不疑才好。從宋元明清以來，傳的菩薩戒，都是傳《梵網菩薩戒》，都研究《楞嚴經》。虛雲老和尚說參禪的人也要研究經，研究什麼經？虛雲老和尚說《楞嚴經》好，「開悟的楞嚴」。我們一定根據經典，對經典要深信不移。這是講《八大人覺經》「經」字的意義。



翻譯經典的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大師是南北朝的人，玄奘三藏是唐初的人。安世高大師，在後漢翻譯經典，《八大人覺經》是早期翻譯的佛經，《四十二章經》也是早期翻譯的。早期翻譯的佛經，不如羅什三藏和玄奘三藏翻譯的好，可是《八大人覺經》翻譯得不錯。因為是安息國的人，所以姓安名世高。講起後漢，劉秀復興漢朝，那我們很欽佩。文天祥、岳飛都是盡忠，但究竟沒能挽救大宋的天下，而後漢劉秀——漢光武帝復興漢朝。後漢、前漢中間被王莽篡位，王莽還沒篡位的時候，都以為王莽是忠臣，所以世間人要看得久，路遙知馬力才好。



安息國就是波斯國，就是現在的伊朗國，可惜由信佛而改信回教，印度也是，印度人信婆羅門，這還是釋迦牟尼佛初弘法的地方。這一切是因緣，眾生的業障所感，像清末民初，打倒偶像，把寺院改成學校，把佛像都拉倒，佛經都不知道尊貴，結果受的報應很苦，叫做浩劫，都是自作自受。佛像也不增不減，佛經也不增不減，都是自己內心有增有減，有生有滅，自己受這些生滅的苦。日本人說：佛法出生在印度，開花在震旦中國，結果在日本。這是我見說的，可是日本比較普遍尊重佛法，沒有說打倒佛教的。但是日本的僧伽制度太差了，沒有真正的出家人，出家人有妻子，沒



有真正的比丘。

知己知彼，對印度或是對日本的佛教情形，我們要了解。日本不但出家人有家庭，祖師的道場都改成觀光地方，日本的出家人照料觀光客。他也講佛法，不過講出來的佛法，不一樣的滋味。日本人好讀書，我看洛杉磯，華僑有三十萬，日本本人不過十萬，可是日本的書店，比華僑的書店還大。看起來日本人好作學問，日本的佛學著作也很多。韓國聽說比較保存古風，有三百人、一百人這麼大的寺院，男眾都是男眾，女眾都是女眾，不過在韓國恐怕很少。這是鄰邦佛法的情形。



泰國僧伽的制度、僧伽戒律很好，所以泰國保持到現在還安定。最不可思議的是南越淪亡，北越佔領全越南，鋒芒要往泰國打的時候，這時候忽然越南和中共的關係破裂，中共不讓他打，抽他的後腿，他就沒辦法進攻泰國。本來艾森豪時代就說要是成骨牌，一個倒了，一排就倒，越南倒，泰國倒，馬來倒，新加坡倒，以至於緬甸也倒。我在二十年前到新加坡的時候，新加坡的華僑對我說，他說新加坡能看十年，十年後不曉得怎樣，怕是骨牌式的倒下去。可是因為泰國這一國站得住，中南半島都站得住，泰國是佛教的國家。

我們台灣在四十一年來都是恍忽不定，經過南北韓戰，





台灣安定不動。又經過八二三金門砲戰，台灣也屹立不動。日本承認中共，美國承認中共，我們又退出聯合國，到現在。這是我們知道歷史經過，老太太在那一心念佛，這些她也不知道，她就安定在那兒念佛。麥帥從呂宋島撤退，他最後說，我還要再來。那老將軍不是普通的，他說我要再來，果然兩三年後再來。我那時候在東北就注意這個消息，我還看日本報，日本報的消息快。等了半個多月，我想恐怕要從高雄登陸，或者是基隆登陸，或是從台灣的東部西部同時登陸。結果，忽然在琉球登陸，接著就打琉球，二、三十天沒多久，美軍佔領琉球。這時候才了解，美國的戰略是用了台

灣不打，把琉球佔領了，就把日本的脖子掐住了，用不著管台灣。這不是戰爭的策略嗎？實際是台灣這方面眾生的業運、業報，沒遭美軍登陸和日本拼命爭取台灣，台灣當時民眾都很安定。

台灣和泰國一樣，一般民眾風俗很淳樸，都講佛祖、媽祖，或是觀音媽，都講恭敬，家家戶戶的客廳，都供觀音媽。在我的故鄉大陸東北，大家客廳供關公是武財神，供比干是文財神，就沒有供觀音媽。所以，眾生自己有自己的業障，大家有大家的共業，有自業叫做別業，也有共業。台灣現在共業好，比較善良。別業，各人不同，天天出車禍，天



天有殺有打的，可是共業還保持安定，還有信佛。尤其最近幾年來，大家都歡喜吃素，有素食餐廳，歡喜信佛，各處念佛打七、傳戒，風起雲湧，這是好現象。

還有，住在比較溫帶的人幸福，國民的理智也比較高超，太冷不好，太熱也不好，譬如南歐，巴爾幹半島南部，義大利南部，西班牙、葡萄牙南部的人，就不如中歐英國、法國、德國這一帶的人。觀察世間種種情形，我們要了解。天天早課楞嚴大悲十小咒之後，我們回向「國界安寧兵革銷，風調雨順民安樂」，每天早課都這麼祈禱。我們住在台灣就在台灣祈禱「國界安寧兵革銷，風調雨順民安樂」，有



時候免不了有颱風，可是比較輕微，保持到現在，都是有佛法的力量。講起前漢滅亡，後漢興起，劉秀光武帝復國，這都是眾生共業所感。再是安息國佛法滅亡，以後回教興起，也是安息國國民的共業，以至於到現在有兩伊戰爭，八年的血戰，兩國國民受盡塗炭，最後實在不行再講和。看起來佛法好，沒聽說緬甸和泰國戰爭，佛教國家沒聽說戰爭，也沒聽說錫蘭戰爭，看起來佛法的教義還是好、高超，講慈悲，講和合。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當時佛教有一代的高僧安世高大師出現於世。安世高大師有兩個殊勝的因緣：一個是太

安世高大師
捨王位
知宿命



子捨王位出家；再是前生有冤家，今生特意去還他的命，很不可思議。

爲佛弟子，常於晝夜，至心誦念八大人覺。

按照佛說，晝三時、夜三時，晝夜有六時。早晨六點到

遺教經云

晝則勤心修習

善法無令失時

初夜後夜亦勿有廢

中夜誦經以自消息

十點是初晝；十點到下午兩點是中晝；下午兩點到六點是後晝；下午六點到晚間十點是初夜；晚間十點到早晨兩點是中夜；早晨兩點到六點是後夜。佛在經中教我們中夜消息，中夜要是不倒單，那更好了；要是休息，是中夜休息，十點



到兩點。按一般醫師講，我們的身體也是中夜要休息才好。中夜要是不休息，熬夜，人特別疲乏，最晚十一點要休息比較好。太忙了不得已，或者病了種種，不然通常十一點到一點，半夜子時要休息，不休息人疲乏。再展開，就是中夜十點到兩點。祖師訂的休息時間，是晚間九點到早晨三點，六個鐘頭。

早晨起來，佛菩薩、祖師教我們持咒；晚間的功課都歸趣淨土。再者，拜八十八佛，修大懺悔文，懺悔業障。早晨發十大願王，教我們這一天依著十大願王修行，這是佛教我們每天的功課。至於這一天很好用功的時間是太陽要下山的



時候，隨著天地輪轉，人心也要靜下來，好用功。所以佛教我們過午不食，那時候用靜功、用定功，才好。這講「晝夜六時」，每天的行事，什麼時候應當睡，什麼時候應當起，什麼時候應當用什麼功夫。

佛門弟子，有男眾、女眾，有出家、在家，普通說四眾弟子。我們修學的佛法、信解行證，都是由佛傳給我們的，都是佛種在我們的阿賴耶識中，所以我們稱為「子」，佛子。我們學在佛之後，就稱「弟子」。所以對佛說，我們就稱弟子、佛門弟子。對外道也可以稱世界的宗教人士，實際他們是外道。我們也不是貢高，因為他不知道是心是佛、是心

學在師後稱弟
法從師生稱子
弟則顯師謙讓
子乃明資尊仰



作佛，心外求道，所以稱做外道。還有旁門邪道，他說他是佛法，實際上佛法他不懂。我和陳一帆居士雕塑蓮因寺的佛像，最後的階段，他雕塑兩、三位老頭，我看這是什麼人呢？以後他說是外道的頭目。我看那眼神矇矓，他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宇宙人生的道理，他還傳他的道，我們一看，知道他不是佛門弟子。至於佛門弟子，甚深感覺「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普通說，一般凡夫是顛倒，外道是邪僻，凡夫外道都可憐，我們也不對他貢高，但有慈悲心，可是我們不要被牠



轉，要有理智。多少人信了越南的青海女著魔的。還有，佛門弟子不過度地講神通，不過度地講感應，拜一拜是一拜的功德，念佛一句福增無量，拜佛一拜罪滅河沙，實際去修行才好，不要無意義地講神通。最近我又聽密宗的仁波切，說密宗有一位青年，是濟公活佛——道濟禪師再來。最初我不好意思講，以後我體會，佛對比丘說，自己要是真正有神通，都不准說，何況沒有神通呢？有神通都不說，就不能說是濟公活佛再來。現在需要研究佛法，以佛法自己修行、度化他人，不能胡謔八扯地說有神通種種，不以那些蒙蔽信眾才好。



還有，這個世界將來可不一定，我問廣欽老和尚：「這個世界前途如何？」老和尚說：「安，不怕。台灣不怕。」我們不能危言聳眾，叫大家驚怕，幾年又怎麼地。我們但以求觀音菩薩加被，不能隨便講台灣又有什麼災難又怎麼地，增加眾生的恐怖，但說求觀音菩薩加被有靈感，這樣好。總是佛門弟子有八正道，一正壓百邪。

還有，真正理智地學密，有同學是學密的根基，我也幫助他學密，但不能隨便亂講神通。當代有一位漢人是密宗的高僧能海大師，他修密真正有功夫。所以，做佛門弟子要有正知正見，有八正道而不邪辟地講些妖魔鬼怪，沒有神通說



有神通。再是，沒到那個程度不能說吃肉超度牠，也不能亂修雙身法，容易著魔。沒到那個程度，不敢隨便亂修，所以蓮池大師說老實念佛。參禪的人，桌子拍一下，兩人打機鋒，打了半天機鋒，沒有真正的功夫，那不行的。我到南洋，有位法師參禪，我說我們雙盤腿打坐看看，他不能雙盤腿。參禪不能說口頭禪，要真正用功夫。總是，佛弟子需要正知正見，八正道第一是正見，「常於晝夜，至心誦念八大人覺」，不亂想神通、亂想感應，至誠懇切都有感應，要緊是至心誦念是「八大人覺」，這是八正道的正道。



第一覺悟：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是惡源，形爲罪藪；如是觀察，漸離生死。

觀苦諦

這是苦集滅道四諦的觀法，觀苦諦怎麼苦呢？因為無常，一切都苦。唐太宗稱做天可汗，才五十三歲就死了。宋太祖、清朝慈禧太后種種都沒有了。大皇帝都如此，何況小民呢？更感覺「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苦集滅道的苦諦，最主要的原因是無常，因緣所生的

主因是無常



一切都是變化無常。因緣性空、一念不動，這是真常；因緣所生都是無常。因為無常才苦，因為無常才空，因為無常才無我。因為無常，國土才危脆；因為無常，四大才苦空；因為無常，五陰才無我。

無常、苦、空、無我，好比感情，愛其人以至於愛他屋上之鳥；恨其人，以至於恨他屋上之鳥，感情就變化了，世間就是如此。我俗家的胞兄，娶的嫂嫂不是賢慧的婦女，我們都知道，但是沒辦法，哥哥說：「你們起了黨派，一齊反對你嫂嫂。」他就搬出去了。過沒四五年，他和嫂嫂兩人鬧翻了，他跑回來，在媽媽這裡住。我已經出家了，回來一看



變了，我還勸他，他說：「那個潑婦！」世間真是無常，感情也是無常。

按人倫上說，在家做女兒，或是做媳婦，要是能孝順父母、孝順公婆，那都是菩薩再來，像唐太宗的文成公主，她到西藏就度化西藏的民眾，西藏的佛法大都是文成公主的力量。那都是觀音菩薩，應以優婆塞、優婆夷、比丘、比丘尼身得度者，就現優婆塞、優婆夷、比丘、比丘尼身度眾生，那才好。不然按苦諦就是無常，因為無常才苦，因為無常才空，因為無常才無我，觀苦諦，一切就是如此。修行就是要了脫這個苦，無常中求真常。

修行要了苦

無常中求真常



「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裡如此，世界其他一切也是如此。「心是惡源，形為罪藪，如是觀察，漸離生死。」這是第一覺悟，苦集滅道的苦諦，同時也是集諦。「心是惡源」是迷惑的惑；「形為罪藪」是業，身形造業。意三——貪瞋癡；身三——殺盜婬；口四——妄言、綺語、兩舌、惡口，這都是惑業。

集諦就是惑業，苦是惑業集起來的，起惑造業就要受苦，六道凡夫不外惑業苦三障。既然知道如此，怎麼修行呢？惑業是病因，苦是病果，病果要來了，就求藥對治，道諦是藥。依著戒定慧三學是道，八正道是道。戒定慧三學是



略說；放寬是八正道；廣說是三十七道品。三學、八正道，這是藥。

八正道：第一要有正見；依著正見正思惟；依著正見正思惟有正命——正當的職業；再是有正語——正當的言語；正業——正當的身業；接著正念、正精進、正定，合起來八正道。譬如心裡怨天尤人，想打、想殺，這是集諦，要受苦。道諦，轉過來依著八正道就要有正見，不能殺人，不能打人，這不是正見，不是正業；不能罵人，罵人不是正語；生活一定要堅強好好做，不能賭錢。台灣人相當刻苦耐勞，可是在理上就認不清楚，以為只要賺錢就可以，以至於買空賣空，



不實際的生產。如此國家不能富強，經濟不能發達，一定正經做，實際生產才可以。這也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我們不能不精進，但是做買空賣空、買股票種種。進一步，佛法要修正定，有正定自然有正見，正見是慧，正定是定，有定有慧能了生脫死。要能如是觀察，漸漸就能離生死。理是頓悟，事要漸修，漸離生死。

最初信佛，貪瞋癡都是多，習氣上還是認為世間真實，久久信佛看清楚了，不被它轉，就漸離生死。想要漸離生死，一定要如是觀察。觀察很重要，天台三觀、唯識五重觀、禪觀，乃至念佛、觀佛都是觀。蕩益大師說第一覺悟是



破見惑，凡夫眾生的見解以為世間是常的，國土是永遠的；四大有樂的，不是苦的、空的，五陰是我；不知道是生滅變異、虛偽無主。轉過來，第一覺悟教我們知道「生滅變異，虛偽無主」，知道妄想心是惡源，依著妄想心所作所為的身形就是罪藪，罪都從這裡作出來的。

第二覺知：多欲爲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爲，身心自在。

蕩益大師說第二覺知是斷思惑。見惑、思惑合起來是我



執，「多欲為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佛門弟子的身心自在，是從戒定慧來的，從自利利他來的。世間人就不是了，世間人很愚癡，我曾見過有人家裡有腳踏車，這個腳踏車怎麼蹬也不跑，他就那麼蹬，為的是鍛鍊身體。還有其他的些運動，看看都是愚癡、顛倒，下棋、圍棋、象棋種種，世間這些都沒有意思。聽說過去段祺瑞做內閣的總理，他兒子讀書回來，父子兩人下棋，等一下就聽父親打兒子。父親這一個車馬炮要被兒子吃了，段祺瑞就不給他。他兒子要搶，搶得厲害了，段祺瑞就把棋子兒咬在嘴裡，他兒子就扒他爸爸的嘴，他爸爸就打兒子。世間就



是這樣，沒有意思。「多欲為苦」，連下棋都想贏不想輸，爭強鬥勝終歸有輸有贏，佛門弟子不講輸贏的事情。

第三覺知：心無厭足，惟得多求，增長罪惡；菩薩不爾，常念知足，安貧守道，惟慧是業。

「心無厭足，惟得多求」，秦始皇和萬里長城，這是最實在的一個例子。「菩薩不爾」，菩薩不如此，「常念知足，安貧守道，惟慧是業」。那麼說佛門弟子就消極了嗎？不然！這是在享受物欲上要念知足，要不然人欲無窮啊！所



摩訶迦葉

顏子

以要安貧，安貧而要守道，惟慧是業，並不是消極；惟慧是業、守道，這都是積極的。摩訶迦葉，頭陀第一，那是消極嗎？不是消極。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看見了，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這都是在物欲上消極，然後才能在道業上積極。在《遺教經》中，佛也說：要想脫離諸多苦惱，當觀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樂安隱之處。知足的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滿足。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為五欲所牽，為知足者之所憐憫。這是《遺教經》講的知足。



第四覺知：懈怠墜落；常行精進，破煩惱惡，摧伏四魔，出陰界獄。

少欲知足，什麼就不做了？就懈怠了？也不行！知道懈怠會墮落萬丈深淵，我們一定要「常行精進，破煩惱惡，摧伏四魔，出陰界獄。」

五種精進

精進有五種：第一「披甲精進」，披上盔甲，策馬上陣，受八關齋戒再發大願：在佛七期中要誓證一心；要發大願：我不空過早晚功課，在功課中要得佛法的利益。這都是



披甲精進。第二是「加行精進」，加功精進。第三是沒有懼畏的精進，「不怯精進」。第四是「有勇精進」，第五是「無間精進」，打成一片。這是五種精進。

在六波羅蜜中講精進；在苦集滅道四諦的道諦講，三十七道品有四正勤。四正勤是按著善惡、過去未來講，過去的惡令斷，未來的惡令不生，過去的善令增長，未來的善令生。好比買股票或賭博，這不是正勤，要真正生產才可以。不但是同胞我們不和他賭博賺錢，即便是外國人我們也實際的生產物品，賣了他得利益，我們得金錢，這才可以，一定要真正常行精進，在社會上如此，在用功上修戒定慧、



六波羅蜜，也需要如此。

「破煩惱惡」，根本煩惱是貪瞋癡。「摧伏四魔」，對治魔障，第一不著他，好比心裏有自殺的念頭，或者聽外面有聲，感覺半夜有黑影，我不著他，我不看他，馬上正念念佛，就不著魔。再是有大悲咒，有萬德洪名，邪不侵正。大悲咒是佛的正咒，藥師咒也是。在二十年前，有一次我到台中，聽說聖印法師有病，我去看一看，他說：病好了。我問：怎麼病的？他說：別人念邪咒。我問：怎麼好的？他說：念佛咒好的。我問：念什麼佛咒？他說：念藥師咒。邪不侵正，一正壓百邪。





降魔

一、不著

這是「摧伏四魔」的基本辦法，第一是不著他。有一個老和尚在山裡住，傍晚的時候，忽然間，桌子上的茶杯，被風吹得叮噹響。他一害怕，完了更叮噹。要是不著就不怕，一切唯心造，我不著他。第二是我有正法、有正念，有佛的正咒。所以聖印法師說，別人念邪咒，把他念病了；他念藥師咒，念佛咒、念正咒好了。

二、正法

正念

正咒

「出陰界獄」，我們每天都在色受想行識上，都在六根、六塵、六識上轉來轉去，轉不出去，五陰十八界就像牢獄一樣，我們逃不出去。佛說六根、六塵、六識，就像寫生畫三支腳的架子，由根塵識架起我們的宇宙人生。一念放

下，萬緣歸空，就能出陰界獄；不然就在色受想行識五陰中，被它陰蔽，不見真如自性，在十八界中轉來轉去，不是眼看色，就是耳聞聲、鼻嗅香、舌嚐味、身感觸，心在意念上奔馳，不能出五陰十八界的牢獄。

第五覺悟：愚癡生死；菩薩常念，廣學多聞，增長智慧，成就辯才，教化一切，悉以大樂。

愚癡有兩種：一者是迷心的愚癡，忘了真如自性；二者是迷境的愚癡，忘了境界是唯識所變，唯心所現，忘了是因



緣果報。愚癡有迷心的無明，和迷境的無明這兩種。迷心的無明忘了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迷境的無明，忘了境界是唯心所現，因緣所生，這就起無明。要是提撕：這是因緣果報，心和境界不要執著，當下會歸萬法唯識、三界唯心，馬上一切能看清楚，事情就不會做錯。所以愚癡有兩種：一個是迷理的無明，忘了真如理；一個是迷事的無明，忘了境界是因緣所生，唯識所變，這就是愚癡，因為愚癡就受生死苦。

菩薩要常念：「廣學多聞，增長智慧，成就辯才，教化一切，悉以大樂」。 「增長智慧」就是根本智、方便智；再



三慧

是聞慧、思慧、修慧。根本智——一念不動，觀這一念不生，這是根本、本體；方便智，依體起用，我怎麼觀照，怎麼方便行菩薩道。根本智是體的智；方便智是用的智。要想得這種智慧，一定要在佛法上聞思修、修三慧，才能得二智——根本智、方便智。

辯才

有德者必有言

再是辯才很重要，「有德者必有言」，要在德上下功夫。過去在蘇州靈巖山上，有位打鐘的師父——鐘頭師。他晚上打鐘，打了十六年，以後發生辯才。他沒讀多少書，講起佛法，大家都歡喜聽，以後念佛堂也請他去講，成就辯才了。「教化眾生，悉以大樂」，我們都要眾生得了生脫死的



樂、圓成佛道的樂，都教眾生能得菩提覺法樂、涅槃寂靜樂。這是大樂，不是世間的小樂。同時，大樂中自然有小樂，也是增福增慧，衣食住都能增上，並不是有大樂就沒有世間小樂。

第六覺知：貧苦多怨，橫結惡緣；菩薩布施，等念怨親，不念舊惡，不憎惡人。

俗話說：「人敬有的，狗咬醜的。」人又窮又醜，連狗都咬，橫結惡緣，這很難過，就怨天尤人，一定要修福報，



菩薩要布施，等念怨親。雖然「等念怨親，不念舊惡，不憎惡人」是好的；而要知道「損者三友，益者三友」，要辨別是非善惡才可以。無論是公司、企業，或是機關、團體，一定要留好人，不能留壞人，導致挑撥是非，煽動大眾種種。所以，「不念舊惡，不憎惡人」，這是好的，如此減少多少災禍，可是我們要用善人，不用惡人，寺院留人、成就人才也需要如此。

出家同學或在家居士，無論是自修或同修，都需要準備《佛學大辭典》。準備東方出版社的辭典，有時候查字，也需要準備《辭海》、《辭源》，再是《康熙字典》，這是在



解門上說。行門上，自己有拜佛的墊子，再有蓆子，出門疊一疊就可以帶著，走到任何地方要拜就拜，也比較方便。自己已有香袋放佛經、香筒、香、打火機，到哪就可以點上。

至於經文，大家要記住，第一覺悟是破見惑，我們都認為世間是常的，普通過年說：恭禧！沒有說倒楣的，慶祝皇帝說：萬歲！萬歲！萬萬歲！都說常，沒有說無常；《八大人覺經》第一覺悟開始就說：「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再是，這幾年來我辦事儘量保持沒有我執、沒有法執。沒有我執，我講話按照法講，我講話有理，辦事也有理；沒有法執，有時候理講不通，我也不說話，默



默實際的往前做，破法執。一定要講理，這是法執；有時候不能講理，應該怎麼做，我就怎麼做。所以，辦事第一不要有我執，五陰無我。第二也不要無法執，五陰法也沒有。道理有時候講不通，就默默越過去，譬如當年東北在日本人佔領之下，要和日本人講理，他不聽，我們就默默忍受過去，這其中還是有因果。

「五陰無我」，「無我」兩個字，要緊是辦事不要有我。按事上、理上說，你說怎麼好就怎麼好，你說先抹桌子就先抹桌子，你說後掃地就後掃地，依無我的理來處世很好。第一覺悟破見惑，第二覺知破思惑。眾生多欲，見惑見



錯了是苦，多欲也是苦。第三可以說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直指人心，了解內心沒有厭足，捉賊先捉王，修行先調心要緊。知道「心無厭足，惟得多求」，就「菩薩不爾，常念知足，安貧守道，惟慧是業」。可是凡夫雖然不多求，衣食住也得要具足才好修行，這需要求佛菩薩加被，道場衣食道糧具足，保持和合安定才好。

《八大人覺經》第一覺悟世間無常；而真如自性，本體是常的。電影銀幕照出來是無常，有始有終；而電影的光是常的，不變的，這第一。對世間五陰說，是無常危脆、苦空無我；對五陰的法性說、本體說，是真常。〈赤壁賦〉中，



蘇東坡居士說：「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長江水，從堯舜時代就從西往東流，流到太平洋海中，這麼流，長江沒有枯竭，太平洋沒有滿出來。太陽晒了之後蒸發，水蒸氣遇到風又颳到那兒，下雨又成長江水，又往東流，就那麼輪轉。月亮也是，月有盈虛，而月亮的本體沒有變。這是比喻世間無常的原理；而心的真性、自性，「天命之謂性」的性是真常，不是無常的，依著自性修，不住色生心，不住聲香味觸法生心，而生心念佛，禪淨雙修，了生脫死。所以，生到極樂世界是常的，不是無常，確實要深信不疑。



第二覺知「多欲為苦」，轉過來要少欲。苦都是「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就身心自在。第三覺知，一切唯心造，「心無厭足，惟得多求，增長罪惡」；學菩薩道，菩薩不爾，不叫它心無厭足，而常念知足，安貧守道，惟慧是業。

第四覺知，「懈怠墜落」，就要常行精進。精進，按苦集滅道的道諦說，是四正勤；按六波羅蜜說，是精進波羅蜜。精進有五種，披甲精進，好比參加齋戒會，我決定要到圓滿，不半途而廢，有病我也堅持下去，這都是披甲精進。發願再受戒，這也是披甲精進，披上盔甲精進。好比同學帶



一台小電視機，能有三寸，因為受八關齋戒就不看了，如此在齋戒會得的利益，可以說滿載而歸。要是帶小電視機看一看，打坐完躺下還擺在枕頭旁再看一看，這哪能進步？一定是墜落萬丈深淵，都是懈怠墜落。

「摧伏四魔」這個魔，只要不著就不怕。邪不侵正，我正念分明念佛，就不怕。也不能說把魔殺了，把魔打死，而是希望魔都能成佛。大乘八相成道，沒有降魔，因為魔的性就是佛的性。因為習氣成了魔，究竟改過向善，魔也成佛。所以佛降伏魔王，魔王以後證初果。所以「摧伏四魔」，要緊是心不著他，依著佛法修持，自然超越四魔。



色如聚沫
受如水泡

「出陰界獄」，眾生每天都在五陰中過生活，在十八界內過生活。五陰——色受想行識。「色如聚沫」，好比是最微細單位分子的聚合體，色如聚沫。「受如水泡」，從早到晚，喜怒哀樂、離合悲歡，這是感受，如水泡，一生一滅，生生滅滅。

想如陽焰

「想如陽焰」，想了半天，就像春天大地，太陽漸漸熱起來，一曬出了水蒸氣，老遠一看，在公路上、平原上，透過水蒸氣看，房子樹木都飄搖、彎曲。凡夫的想都是彎曲，好比生的兒子就是二十四孝最後二十五孝的兒子，生的女兒又怎麼賢慧，都是中國小姐，以後又選上世界小姐，又選上



六道輪迴第一小姐，想的都是迷在裡頭，想如陽焰，飄渺不定，都想錯誤。

行如芭蕉

「行如芭蕉」，人生一段落一段落，我來台灣四十一年，最初五年、第二個五年、第三個五年，到現在第八個五年，就這麼演變。追究我真正的人生，我在大陸上出家又有五年，出家前信佛又有五年。再往前推，人生像香蕉樹一樣，找真實人生找不出來，就是因緣和合，因緣變化一生，如此而已，所以行如芭蕉。

識如幻事

「識如幻事」，我去台北圓覺寺，過了新生南路，以前是一片稻田，中間是大水溝，現在大水溝沒有了，稻田都變



成住宅區或是大廈，都變了。因為有人在那兒住，多住幾家，就有店舖，再多住幾家，種種店舖越來越多，幼稚園、小學、中學，漸漸都出現，內湖現在就很繁華，都是海市蜃樓，變化出來的。世界各國的大都市也都如此，工業區也是如此，都是唯識所變，識如幻事。所以，五陰無我。

《金剛經》說：「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六根不住六塵不生心，馬上天下太平。六根住六塵生心就生六識，現出來花花世界，我們每天就在根塵識中轉來轉去，逃不出去。要是知道五陰是色如聚沫、受如水泡、想如陽焰、行如芭蕉、識如幻事，五陰就無我；要是知道六根



觸六塵生六識，宇宙人生是根塵識變化出來的，根塵相觸不生心動念，不往前追想憐念，馬上就出陰界獄。

修行開始要先知道懈怠是墜落的，我們就不懈怠，要精進，要四正勤。知道由愚癡才有生死，就修聞慧、思慧、修慧，破愚癡，就了生死。自己如此，還要為人講佛法，成就辯才。辯才的辯，中間是言語的言，孔門也講究口才，佛門講辯才，辯才很重要。

還有，有辯才的人大多數前生是法師，講演佛法來的。吳聰龍老師十八歲的時候，在台中讀高中，到我那兒，他哥哥吳聰敏老師說，他弟弟要出家。吳聰龍老師在台中跟著李



炳南老居士學佛，他是其中一個特殊的，他專研天台宗，前生恐怕是研究天台宗的一位法師。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叫孫張清揚。她在得病的時候，嘴歪了，漱口水都含不住，她氣得把鏡子摔破了。幸虧母親信佛，來給她求大悲咒水。她晚間就看見白衣觀音菩薩現身，觀音菩薩摸她頭，說：孩子不要哭，你這個病能好，你前生是一位法師，修的鴻福太大，你今生不要被鴻福所埋沒了。這我們想不到的，孫太太前生是位法師。至於我自己也想不到，我在父親故去的時候，忽然間有這種念頭：我前生是出家人，受我父親的護持，今生給他做兒子照看他的病十年。一轉念，我怎麼有這種念頭



呢？我想都想不到，怎麼有這種念頭呢？再一想是不是十年？一想恰好，我二十七歲時父親故去的，我從十七歲照料父親。我想可能父子這一生一段落了，最後菩薩加被，讓我內心了解，和父親這一段因緣。

「愚癡生死」，有愚癡才受生死，所以要增長智慧，又能自利，又能利他，成就辯才。第六是「貧苦多怨」，要修福，「橫結惡緣」到哪人都不睬，人要是沒有錢，到哪人一看，又臭又酸，又有味氣，到哪都結惡緣。人要有錢，到哪人都說這個人太好了，就結善緣。要是不明白宇宙人生真理，說佛教講清高，就不講貧富嗎？佛法講「愚癡生死」，



要修慧；講「貧苦多怨」，要修福，修福又修慧，福慧兩足，稱兩足尊，就是佛。

第七覺悟：五欲過患；雖爲俗人，不染世樂，常念三衣、瓦鉢法器，志願出家，守道清白，梵行高遠，慈悲一切。

蕩益大師的注解說：「三世諸佛，沒有一尊佛不是示現出家成道的。」



看來，真正要修行，還是出家好。在《優婆塞戒經》上，每一品最後都是如此修行，出家菩薩、在家菩薩是平等一樣的，唯獨出家菩薩惡因緣少，在家菩薩惡因緣多。譬如我在蓮因寺住，沒有誰給我寄來一個請帖，說家裡老太爺今年八十歲作壽，邀我去，也沒有水里哪個鄰居、朋友，再給我個帖子，是家裡兒子娶媳婦，又一家是女兒要結婚出閣，沒有這些俗緣，出家惡因緣比較少。再是出家善因緣多，哪地方打佛七，哪地方講經就可以去，善因緣多，惡因緣少。那時候我講笑話，不能說老太爺今年九十歲，這一年二月十五，老太爺在家裡床鋪一坐，兒孫滿堂，老太爺往生西方



了，很少很少，都是示現出家，佛陀八十歲入涅槃。歷代祖師種種不同，也都是出家，道業成就往生西方。所以，第七覺悟，要覺悟「五欲過患；雖為俗人，不染世樂」；要覺悟「常念三衣、瓦鉢法器」；常常覺悟要「志願出家」；也常常覺悟，要「守道清白，梵行高遠，慈悲一切」。

第八覺知：生死熾然，苦惱無量；發大乘心，普濟一切，願代衆生受無量苦，令諸衆生畢竟大樂。



這世間就是生死熾然，我問在美國的企業家，他說太忙了。我說：怎麼忙？他說早晨一上班，兩個電話，這個打完了換那個，就這麼忙，這是不是「生死熾然，苦惱無量」？轉過來「發大乘心，普濟一切，願代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畢竟大樂」，這才好。

《八大人覺經》有修福、有修慧，第六覺修福；第五覺修慧。修道的基本要破見惑——第一覺悟，第二要破思惑，知道多欲為苦，修行要少欲，不往外多求，再是知足，自己有的感覺到滿足，這才好修行。修道要精進勇猛，不能懈怠墜落。修慧，破愚癡了生死；修福，福至心靈，就不至於貧苦



多怨，橫結惡緣。同學要了解「等念怨親，不念舊惡，不憎惡人」，可是要知道有善人、有惡人，不能親近惡人而遠離善人。雖然說怨親平等，而一個團體、寺院、道場還是要留善人，而不要惡人才好，這是基本的。第七覺悟五欲並不是好的，知道它是過患的。第八覺悟，處在世間生死的事情太苦太多，生死熾然，要發大乘法心，普濟一切。

如此八事，乃是諸佛菩薩大人之所覺悟，精進行道，慈悲修慧，乘法身船至涅槃岸，復還生



死，度脫衆生，以前八事，開導一切，令諸衆生覺生死苦，捨離五欲，修心聖道。

最後結歎：「如此八事，乃是諸佛菩薩大人之所覺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是諸佛菩薩大人之學，在明明德。如此就應當「精進行道」、「慈悲修慧」，要了解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慈悲，不是小小的慈悲、婆婆媽媽的愛見悲，一定要大慈大悲。

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乘法性

「乘法身船」，乘著法性，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生心念佛，那是乘法身船。「不思善，不思惡」，這時候沒有心理的現象，沒有物質的現象，那是法性。依這個去修，能越過生死苦海，叫做「法身船」。

比如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大智慧到彼岸，早課祝韋馱菩薩最後「南無普眼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祝護法菩薩也是「護法藏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一天念好幾遍的「摩訶般若波羅蜜」。楞嚴大悲十小咒、心經之後有「摩訶般若波羅蜜」；再是十大願王之後，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薩摩訶薩，也有「摩訶般若波羅蜜」。由此可知，佛門著重理智，進一步著重定慧，儘量調自己的心，常



常在理智定慧上才好，這能了生脫死。依著五般若：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境界般若、實相般若、眷屬般若，以五般若觀照，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心，沒有心理現象，也沒有色法、物質的現象，這是法性。依著法性，超越人事變遷或是病苦，乃至世間種種一切，以法性超越生死苦海。

法性對四大假合的身體說，叫做法身；在超越生死苦海上說，就是法身船。由生滅的此岸，越過生死的苦海，到常樂我淨——涅槃四德的彼岸，就了生脫死。好比磚頭，沒有燒過，一場大雨都被沖散了；磚頭要燒過了，定性了，不但是大雨沖不破，它還能防雨、防風，有力量。所以，到涅槃岸



之後，再「復還生死，度脫眾生」才好。現在度眾生，就是隨緣盡分，不能勉強過度地度眾生。等道業成就，往生西方，證得無生法忍，這時候「復還生死，度脫眾生」才好。

若佛弟子誦此八事，於念念中，滅無量罪。進趣菩提，速登正覺。永斷生死，常住快樂。

《八大人覺經》要背下來，「誦此八事」，背誦這八事，念念中才能滅無量罪。好比第六覺知，雖然我不能接近惡人，我也給惡人回向，也能等念怨親。遇著了我也是等念

怨親，一樣的對待，可是我內心要保持接近善人，接近君子，接近菩薩，而遠離小人、惡人才好。我們不要結惡緣，而結善緣，遠離俗緣，接近法緣，才好。佛法的緣多接近，俗世的緣遠離才好。緣有種種不同，有俗緣，有法緣。我們遠離俗緣，多接近法緣；有惡緣有善緣，我們避免惡緣，要接近善緣。可是遇著了，我們也是提撕怨親平等，這樣能超越世間的生死苦海，到涅槃岸。



後記

恩師 懺公師父於齋戒學會常勉勵同學：初學佛宜先研究遺教三經——《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閱淨土五經。師父於齋戒學會曾講述四遍《八大人覺經》，另有數篇開示講說，今整理成《八大人覺經開題略說》、《八大人覺經旨要開示》、《八大人覺經述義》、《乘法身船至涅槃岸》付梓流通。師父講述大綱依《八大人覺經表解》，乃師父所編。師父研習教典，每依經律注疏分列表解，閱之分析明瞭，可得綱宗，故同時印行，便於研學。於《述義》中並附



印蕩益大師《八大人覺經解》，內有懺公師父之圈點眉注。

《開題略說》中，師父以儒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及《中庸》第一章，深入淺出，總釋經題，並略說八覺要義。師父曾云：開佛法的寶山，需要用儒學的金斧頭，著重儒學；進一步再研究佛學，有解門，依解再起行，解行並進才好。

《述義》中，師父先總說《八大人覺經》該攝三乘教法，為大修行菩薩道之綱要，前四覺即攝根本法輪四諦十六行相之觀行；第五覺悟愚癡生死即攝十二因緣觀；八覺之經文配對六度、八正道攝盡無餘。故《八大人覺經》極簡而



賅，適宜初學研讀，總觀佛法要義；於皈依三寶如何依四諦學法，如何學佛修福慧，如何學僧自利利他，亦可得指南。

《旨要開示》中，師父於入道初門，破我法執之前陣——第一覺悟，觀無常苦空、五陰無我，詳盡開闡要義，並開示八覺之旨要，於知見之建立、行持之勸進多所提撕。

八覺之後，佛總結：此八覺乃諸佛菩薩大人之所覺悟，乘法身船至涅槃岸，復還生死，度脫眾生，以此八覺開導一切。師云：乘法身船至涅槃岸，乃八大人覺經究竟的目標，禪教律密淨五宗乃至八萬四千法門，雖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究竟皆是乘法身船至涅槃岸，援引《金剛經》不住六塵



生心、《楞嚴經》反聞聞自性、《圓覺經》四離、《大乘起信論》信真如、《中論》八不中觀、禪旨、儒學，結歸《阿彌陀經》無量光壽即法界體，皆是乘法身船義；而以極樂淨土為最易登上之涅槃岸。師父常開示「乘法身船至涅槃岸」，故集為一冊，共霑法益。

蓮音弟子等初學庸愚，忝為整理校勘師父法音，恐多疏漏訛誤，懇祈十方大德慈悲斧正，是為至禱！以此功德，普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常隨諸佛菩薩大人之學，以八大人覺，同乘法身船，共登極樂涅槃彼岸！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八大人覺經開題略說

懺雲

講述者：懺雲老和尚

敬印者：蓮音學苑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福長路二九七之一號

電話：○四九—二九三一七四一

版權所有 翻印請先知會

公元二〇二二年
佛曆三〇四九年

阿彌陀佛誕辰吉日 恭印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八大人覺經開題略說 / 懺雲老和尚講述. -- 南投
縣埔里鎮：蓮音學苑，2023.01
面； 公分

ISBN 978-626-96130-2-1(精裝)

1.CST：經集部

221.772

111022387

